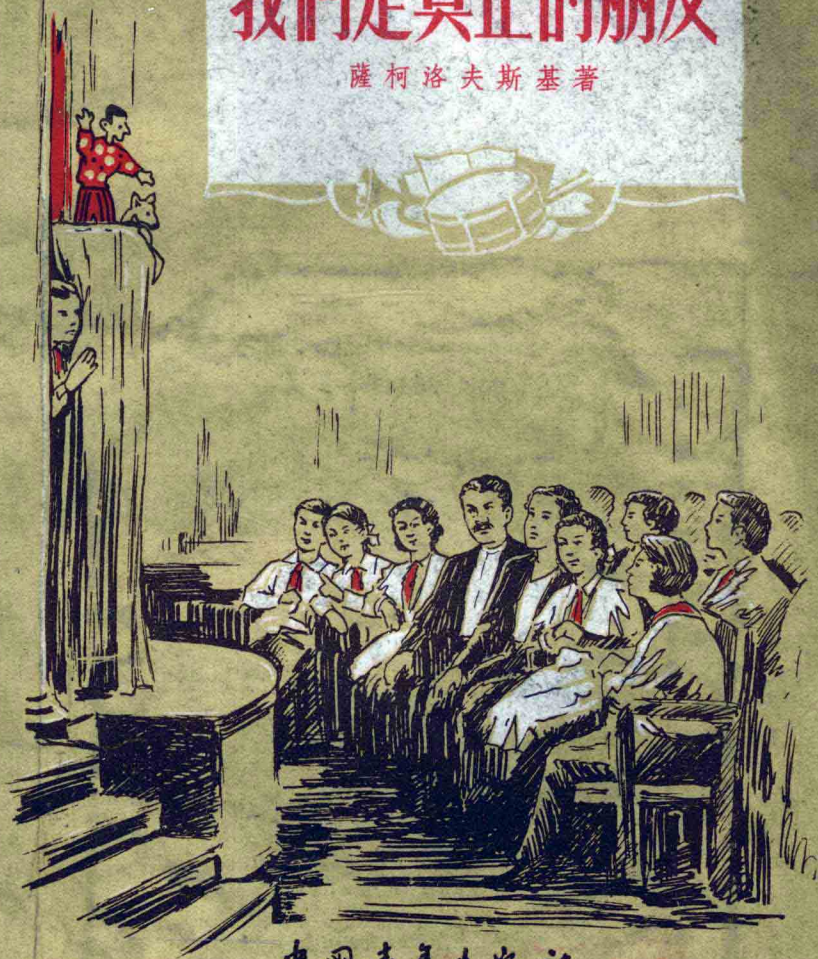


我們是真正的朋友

薩柯洛夫斯基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我們是真正的朋友

薩柯洛夫斯基著

黃 蕙 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以文藝体裁，通过苏联亞斯諾波梁斯克中学的一个少先隊的活动，叙述了富有經驗的苏联教师如何及时支持学生們有益的創举，在少先隊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教育他們互助互爱，搞好学习，使他們成为真正的朋友和誠实的、互相关怀的同志。此外，書中还批判了輕視少先隊輔導員工作的錯誤思想；指出少先隊輔導員的工作是和教师工作一样光荣的。

А.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МЫ НАСТОЯЩИЕ ДРУЗЬЯ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4

目 次

| | |
|--------------|----|
| 作者序 | 5 |
| 被泄露的秘密 | 7 |
| 得兩分的人，向前走兩步！ | 10 |
| 中隊委員會 | 14 |
| 各有自己的道路 | 17 |
| 反正我不干！ | 21 |
| 奇怪的地圖 | 24 |
| 成功和失敗 | 30 |
| 第一个木偶 | 36 |
| 調停 | 38 |
| 真正的朋友 | 42 |
| 他們會接受我嗎？ | 46 |
| 不平常的一天 | 49 |
| 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 | 52 |
| 天文台 | 56 |
| 洛姆卡的過失 | 60 |
| 莫斯科來的客人 | 64 |
| 這不是同志的態度！ | 67 |

| | |
|-------------|----|
| 嚴肅的談話..... | 71 |
| 這是大家的事..... | 75 |
| 隆重的集會..... | 82 |

作者序

不久以前，我偶然和一个男孩子——四年級的小學生——談起來。

“你們的同學都挺要好嗎？”

男孩子聳聳肩膀說：

“不，不很要好。只有三個人很要好：沃夫卡、華基克和維佳。但是他們的學習成績都不好。”

“為什麼他們三個人那樣要好呢？”

於是男孩子解釋說，沃夫卡、華基克和維佳在華基克家里設立了一個小動物室。他們的野獸不多：只有兩只刺猬、三條黃額蛇和八只青蛙。但是孩子們都喜欢動物，並且希望將來能買一只真正的松鼠。

“為什麼你們大家不集合起來，在你們的班里建立一個動物室呢？”我問道。“也許，那時候你們就能夠買松鼠，買小鳥，還可以買養魚缸。”

在學校里常有這樣的情形：同學們學習得不壞，中隊委員會也常開會，但是沒有真正的友誼。同學們感到驚奇，輔導員也只是攤開雙手：這是怎麼搞的呢？

當然，如果只是攤開一雙手，那事情自己是不会有進展

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手放在某种有趣的工作上，使全班学生都來参加这件工作，那时一切都会進行得很順利。有趣的事情能吸引所有的同學們，連最落后的学生也將被吸引來参加。他們將加緊學習，因為他們自己也不願意有什么地方落后于人。

所以我想講一講孩子們是怎樣在工作中和學習中互相幫助，結果使大家成為真正的朋友，成為誠實的和彼此關心的同志。我國的少先隊員就應該是這樣的。

這本書里講的是以托爾斯泰命名的亞斯諾波梁斯克中學一個少年先鋒隊中隊的生活。雖然書中大小角色的名字都改變了，但是作者希望亞斯諾波梁斯克中學的學生們能在他們當中認出自己，認出自己的同志們、輔導員和老師們。



被泄露的祕密

費佳沿着学校里長長的走廊从一个楼梯口跑向另一个楼梯口。他的好朋友，中隊委员会主席伊果力可能由这两条路到教室去——走正門的楼梯，或者走生物学研究室旁边的侧面楼梯。費佳决定在这里，在走廊里等他的朋友。他想要告訴他一件重要而又秘密的事情。

在五年級丙班，都把机灵的小費佳叫做“电报”。費佳打去年就有了这个外号。那时候有一次班上做作文，題目是“我要做一个什么人”。費佳坐在書桌旁边想了很久，他揪着自己头頂上那絡不听话的竖起来的头髮，咬着鋼筆杆的头，不安地在板凳上动來动去，最后终于寫出了第一句：“我要做一个电报”。

維拉老师从他的肩膀后面看了看他的本子。

“大概，你是想寫‘电报員’吧！”她用关心的眼睛看着費佳說，她的那双眼睛不知为什么总是使同學們觉得有些驚訝的样子。

費佳固執地搖搖頭。

“電報。”他嘮叨着，臉也變紅了。

全班同學一齊對他哈哈大笑起來。費佳的臉更紅了。

在整個集體農莊，大概再也找不出像五年級丙班費佳這樣獨出心裁的人了。是他親手用三個瓷珠、一條繩子和兩塊磚頭做一個平衡錘安在學校過道門上的；是他第一個提議在窗台上的花盆里栽種真正的檸檬樹。在書桌底下裝置電報網，以便在上課的時候和同學們交談的主意也是他想起來的。當然，為了這個發明，在中隊委員會上差點沒對他下嚴重警告；吃驚的費佳只是由於他的“電報”不好使用才沒有受到處罰。費佳不知用什麼方法總是最先知道學校里所有的新聞，並且以快電的速度把它們傳到別的班上，甚至還傳遍整個村莊。

到上課只剩下五分鐘了，性急的費佳已經覺得伊果力今天根本不會到學校來了。他怪自己沒記性。應該早晨就去找朋友一塊來，而他卻從養禽場旁邊抄近路，經過學校旁邊的校園跑到學校里來。他以為伊果力已經在學校里了。

費佳在走廊里又跑了約有三分鐘，然後嘆了一口氣，準備進教室去。這時他突然看見伊果力匆忙地從樓梯那一頭走來。費佳朝他跑過去，忘了問好就急忙地低聲說：

“我要和你說點事！……只是這是秘密！……對誰也不許說一個字！”

但是，到底是一個什麼秘密，伊果力還是沒能夠知道。鈴響了。維拉從教員室走出來，指着孩子們，讓他們進教室去。

僅僅在最后一次課間休息的時候，費佳才能够和伊果力單獨地談話。他把主席拖到最遠的一個牆角里，并向四下里看了看，這才把自己的秘密告訴他。

十天前，費佳想出了給十月革命紀念日的集會制作精彩的意外贈品：影戲。他整整有十天坐在家裡不停地切啊，粘啊，鋸啊，刨啊。當他需要用開水做漿糊的時候，差一點沒把火壺給燒化了。只是今天好好地考慮以後，他才明白一個人對付不了這樣的事情。如果他能有一個助手！……於是早晨他毅然決定把自己的念頭告訴給伊果力。

“只是對誰也不許說一個字！”費佳重新警告說。

主席考慮着。班上好久都沒有什麼有趣的事了。是的，也曾舉行過兩次隊的活動——一次是關於紀律的，另一次是不久前舉行的關於偉大的俄羅斯河流——伏爾加河的。但不知怎麼的，這些隊的活動都枯燥無味，後來誰都沒回憶過它們。在最近的一次大隊委員會上，校長斯杰潘說過，只有當同學們結合在一件共同的有趣的少先隊的工作中，那時候隊里才能有真正的友誼。演戲呢？難道這不是工作嗎？當然，是工作，而且是多麼有趣的事情呀！……

“你知道，”他對費佳說。“最好是咱們告訴全班同學。咱們大家在一起工作！咱們不做影戲，而是做真正的木偶戲！……你明白嗎？”

費佳的兩只招風耳朵發紅了，就像兩片西紅柿一樣。

“你怎么啦！”他吃驚地揮手說。“我對你說的是秘密啊！”於是又失望地補充說：“那末，你要願意，我自己就給你當助

手！怎么样？”

“为什么呢？全班都可以做你的助手！你这个怪人！姑娘們給木偶縫衣服！……沃夫卡來拉手風琴。”

“別說啦！別說啦！”費佳喊着，但是伊果力已經順着走廊跑走了。費佳在后面看着他，甚至气憤得跺了一下脚。这就是秘密！

伊果力跑進教室，大声喊道：

“同學們！新聞！”

大家立刻都轉過身來朝着他：卷髮的洛姆卡和帶眼鏡的嚴肅的瓦力克也好，黑眼睛的戈梁和細辮子上結着整齊的玫瑰色緞帶的高高的娜塔莎也好，大家都瞧着他。

“新聞！新聞！”伊果力激動地重復說。“我們要演木偶戲啦！”

四面八方都提出了問題：

“干嗎要演戲？誰做呀？什麼時候做呀？”

“我們大家一起做！到集會的時候……”

姑娘們拍起手來。洛姆卡快樂得給了和自己同桌的鄰居謝尼亞一拳。學校里上課的鈴聲也好像參加了這共同的狂歡似的響徹全樓。

得兩分的人，向前走兩步！

放學以後全都留下來開會，費佳一個人回家去了。

“我再也不和你說話啦，”他不高興地對伊果力說。

但是同學們都被演戲的念頭迷住了，甚至沒注意到這兩

个好朋友的吵架。

在第八中隊全体會議上，決定請維拉老師、少先隊總輔導員塔吉陽娜和中隊輔導員格力沙來參加。但是維拉老師在七年級乙班還有一堂課，而格力沙又已經回家了：他像多數高年級的学生一樣，不住在集體農庄里，而住在離學校有十公里遠的鄰近的制磚廠里，兩點鐘時工廠派汽車來接孩子們。

伊果力拉着瓦力克飛快地跑往隊部塔吉陽娜那里去。

總輔導員坐在一張大桌子旁邊，在厚厚的練習本上寫着什麼，孩子們跑進隊部，鄭重地舉手行禮之后就立在門坎旁邊不動了。

“塔吉陽娜老師，我們在開全体大會！”

然後他們一起爭先恐後地說：

“我們想要做木偶戲！……我們在開會！……到集會的時候……”

輔導員勉強弄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她站起來用胳膊肘倚着窗台。

“我現在不能去，”她說道，“你們去請維拉老師吧。還有中隊輔導員。”

“格力沙已經走了，”伊果力急忙解釋說，“維拉老師又有課。”

“原來是這樣。”塔吉陽娜攤開兩手。“維拉老師有課，那我就應該把一切都丟開跑去……嗯，好吧！”她把頭一點，不去看那懊喪的同學們。“我去。你們先討論吧，我隨後就來。”

“是！”伊果力和瓦力克回答着，又重新敬禮。但是這一次

不知怎的他們的手舉起來和放下去時都是懶洋洋地和不樂意的樣子。兩人用腳跟轉過身來，輕輕地走出少先隊隊部。

剩下了塔吉陽娜獨自一人。她在房間里來回踱了幾趟，然後走到窗戶跟前。

塔吉陽娜喜歡秋天。不知為什麼，秋天她總是有些愁悶。現在，她在窗戶里看着遠處集體農莊莊園的光禿禿的樹木，看着那在十月的太陽斜射光綫中干得發亮的秋天的柏油馬路，她感覺到那種隱藏着的愁悶特別厲害地涌上心頭。在夏末這樣的日子裡，她經常有這樣的感覺。

昨天，校長斯杰潘又把她叫去。他又用自己安靜的、平和的聲音責備她，說她形式地對待工作；說什麼所有的少先隊集會都是千篇一律；不領導中隊輔導員的工作。還說早就該想到要任命那些住在集體農莊的同學們做中隊輔導員，而不要任命那些住在工廠的同學們。

塔吉陽娜聽他說完，一句話都沒說就走出來。她覺得她的默不作聲使校長生氣了。不錯，雖然校長一點也沒露出生氣的樣子，但她仍是這樣覺得，塔吉陽娜甚至還高興起來。但是再過一年，當她在函授的師範學校畢業時，她就不需要再沉默了。那時她要說出一切，說出一切現在所不敢說的。她要說人不應該把力量分散在各種小事情上，他的一生應當有一條選擇好的道路……難道少先隊輔導員的道路合她的心意嗎？不，完全不合心意。她想成為一個教師，成為一個教育家。並且她能作得到！一定能成！而輔導員的工作——這只是暫時的現象。她對斯杰潘也說這是：“暫時的現象。”

“是的！”塔吉陽娜自言自語地說，她迅速地離開了窗戶。

這時伊果力和瓦力克正順着走廊往教室跑去。他們還離得挺遠，就聽見五年級丙班教室裏面亂七八糟的喧嚷聲，他們互相看了一下就飛跑起來。

當中隊委員會主席用力打開門跑進教室時，他發現大家正在互相爭吵。柯斯加紅着臉，跳上書桌喊道：

“我們有十個人來做就夠了！……”

“並且我們不和女孩子們一起工作，”高個子的洛姆卡補充說，一面輕視地看着娜塔莎。而娜塔莎憤怒得甚至連小辮子都要跳起來了。

“不要女的？為什麼不要？我們也許根本不要像你這樣得兩分的人哩！”

“當然啦！”戈梁幫腔說。“洛姆卡，你連少先隊員還不是呢！我們就不要你！……”

“對！”坐在最後一張桌子的一個尖鼻子的男孩子支持她們說。這是班上出名的好在上課的時候偷偷地“提示”的人尼基達。“得兩分的人，向前走兩步！……”

“嘿，你！尼基達——洗衣服盆！”洛姆卡大聲怒叫着，但是他立刻把靜下來的尼基達忘了，而轉向女孩子們說：“你們不要？我們還不加入呢！誰願意和小丫頭們一起玩洋娃娃！……米希卡，瓦肖克，咱們走！”

在五年級丙班里，洛姆卡是唯一到現在還不能接受入隊的人。在洛姆卡的記分冊上總跑不掉兩分，並且在紀律方面，維拉老師也從沒給過他四分以上的分數。可是在班上誰也不

能自誇有像洛姆卡那樣的肌肉；只是由於自己的力氣，洛姆卡才找到了忠實的擁護者——也是像他自己一樣得兩分的人：滿臉雀斑的瓦肖克和好動的、不安靜的米希卡。聽到洛姆卡的命令以後，他們立刻從座位上站起來，默默地跟在自己的頭領後面走了。

“等一等，同學們！”伊果力企圖恢復秩序。“我們大家來決定！……”

“我們走了你們再決定吧，”洛姆卡回答說。“祝你們留下的人順利！我們脫帽向你們致敬！”

伊果力立刻想到，可惜他沒有和維拉老師商量一下！要是商量一下，那一切都會挺好。而現在！……

“叫洛姆卡去他的吧，”柯斯加皺着眉說。“反正不能全都參加演戲。我已經算好了。五個人做木偶；縫衣服由娜塔莎、妮娜和戈梁來擔任；魯科希金畫布景；沃夫卡來伴奏。全都有了。”

柯斯加很滿意自己的發言，他在桌子旁邊坐下來。孩子們又嚷嚷起來。如果一些人參加，而另一些人參加，那算怎麼一回事呢！有人已經和柯斯加爭論起來；不知是誰，還在用拳頭威脅他，還有人提議抽籤。

伊果力完全束手無策了。

中隊委員會

只過了一天，維拉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她預先就看出了同學們中間發生了什麼不痛快的事，於是在中午休息時就

帶伊果力到教室里來談話。

維拉是一個有經驗的教師。她清楚地知道，只有對孩子們的倡議及時地給予支持，給他們指出正確的工作方法，這種倡議才能發展成好的有益的事情。被堅固的堰壩所閉塞的巨流也是這樣，只有在引進預先被人們所選定的河床時，才能變成有利的、可指望的力量。聽着伊果力的話，她清楚地在自己面前看見了急燥的、過於急燥的柯斯加，任何時候都不考慮自己所說的話的尼基達和那自傲的洛姆卡。

“就是這樣，”第八中隊委員會的主席結束了自己的談話，“沒有什麼結果。”他嘆了口氣，傷心地補充說：“我不應該和費佳吵架。”

女教師滿帶鼓勵的表情朝他微笑了一下：

“沒什麼，吵了架——再和解。而你沒有立刻就對我說，這是一個真正的錯誤。但是，”她果斷地補充說，“這是可以改正的錯誤。就這樣，你到教室去說一下，讓中隊委員會的委員放學以後留下來。我們大家來從頭討論一下。”

伊果力的心裏一下子就覺得輕鬆了。

“就去說，讓他們放學以後留下來！”他快樂地回答，準確地向維拉行了隊禮。

中隊輔導員格力沙也出席了中隊委員會的會議。這就是說，格力沙不得不步行十公里走到工廠去。但是他到底留下來了。

這一次教室里非常安靜。大家都在聽維拉講話，她的安靜漸漸地傳給了同學們。女教師的話看來都是事先考慮過

的，她好像不是在中隊會議上講話，而像是在俄語課上口授給學生們听寫一樣。

“首先我要反駁你，柯斯加。你不是一个好的数学家。十个人参加——这太少了。你忘了制作舞台的人，管理灯光的人，并且，主要的还有演員。要知道戲劇需要演出，我們不是把它做成以后就扔在一个什么黑暗的角落里就沒事做了。重新再來計算一下，做木偶的人不能少于十五个人，木偶不是容易做的。还有圍屏、幕！还要加五个人做舞台布景。我想，我們委派謝尼亞領導这个小組。他在我們这里是圖画得最好的人。”

“我也說是謝尼亞，”柯斯加不好意思地嘟囔着。

“謝尼亞一个人也做不了，”維拉安靜地回答說。接着她又說：“要有十个人給木偶縫衣服。那末，演員呢？他們將要多少，那要在我們找到剧本以后才能弄清楚。”

“我們到哪里去找剧本呢？”娜塔莎問。

“嗯，这个容易！”瓦力克擺了擺手，“我們會找到的。”

大家立刻又發現了許多問題：用什么來做木偶，从哪里去拿幕布，什么时候开始排演。格力沙說：

“同學們，你們願意讓我和我們的技術小組組員們談談嗎？讓他們來協助你們。要做的事情可不少啊！灯光，鋸材料和旋材料。他們會幫忙的！”

响起了这样的“烏啦”声來回答輔導員的提議，这声音好像使教室的牆壁都震动了。

“好啊！”柯斯加喊着。“嘿，同學們，我們會創辦一个多么